



蓦然回首

◎李建军

夜色开始笼罩整个大隐,这个小镇在幽黄的街灯中入眠。

在安静中走到大隐小学,特地到那幢曾经读过书的老学堂去看一眼,其实心里知道,那幢老房子早已不在,但还是按捺不住去看看:到底新建了什么?

矗立于眼前的是一幢两层行政楼。是的,一切都变了,毕竟离开这里已经十六年。十六年足以让一个柔弱的孩子长成健壮的青年,也足以让一个正当年的男子白发苍苍。于是记忆没有了依凭,只有校园后头的老水杉和古樟依然在天地间静立,无声。

小学对面是大隐初中,也彻底变了模样。我在校门口静望,也许是记忆太多,太杂,脑海中竟浮不起半点涟漪。离开时还是个雨季少年,不知世路多艰,不晓离恨别苦,而今回来,白发几缕,心绪沉沉。

我不能停留太久,今晚的目的地是刘家塔,一个曾经陌生、今晚将要熟悉的地方。

绕过旱溪头,一路是行道水杉,往南是低矮的山脉,温柔的曲线在空中缓缓起伏。已经十多年不曾走这路,不知刘家塔究竟在哪个方位,问了几个人,迷宫一般,找不到方向,幸而在桥头遇见初中同学黄超,他开车送我去志刚家。

与志刚不相见,已十三年了。前不久听同学说起他的近况,去年他父亲因病辞别人世,今岁,他也得了同样的病,而家中孩子尚在襁褓,一个家庭何以维系?

见到志刚,他一眼认出了我,脸上还是十多年前一样的笑容,笑着撩起衣服,给我看肚子上的伤口,长长一道,纱布包裹着。他说:

“也没医保,只有农保,谁能料到,这么年轻会得这个病,之前连伤风咳嗽都是没有的。”

志刚说话还像读书时那样轻声细语,他的脸还是当年那样清秀,只是言语间添了暮气。岁月是个神偷,不知不觉间偷走了我们许多东西,乌黑的头发、光洁的皮肤,这些都是外显的,那些内在的锐气、意志则在人生的渐进中一点点、一滴滴褪去。志刚是让这病一下子偷去了许多东西。而我呢?也在平缓的时间中消磨着自己。

以前见书上说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”,以为周遭人中何至于用生命去印证这句话,如今,这句话却发生在同学身上。如此,不得不让我站在三十而立的关口上,驻足、停留、回首、瞻望。

人生前三十年已悄悄流逝,物非人亦非,检点过往,原来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是与非、对与错、曲与直、爱与恨,算什么呢? 浮尘一般,最好让雨打风吹去,如果留在心间,会永远是前行的挂碍。

再往前看,以后的路会有怎样的风雨,谁都无法预测。古人说“人生无常便是常”,萨特说“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”,既然终点在某个远方等着我们,我们怎么可以放浪形骸? 又何必心存执念?

当我站在三十而立的节点,蓦然回首,隐溪河在平稳的夜中无语流淌,两岸街灯临水相照,在这流水般的岁月中,人事风物,渐次迷离,当年的执,如今的感,似乎在路灯中慢慢清晰。

灯火人世两悠悠,走过的路和未走过的路也因这灯火,渐渐明晰,渐渐开阔。

小妹,微笑

◎江泽涵

我点了一份蛋炒饭和一盅牛肉汤,在角落找了个位子坐下,可能太凉爽,一眯眼就打盹了。

我是被小妹歇斯底里的呼喊声吵醒的:谁的呀? 没人领,我就端回去了!

一看小妹的托盘上放的是蛋炒饭和牛肉汤,我连说我是我的。小妹朝我这个角落望了一眼,快步过来怒气冲冲地说,你干吗不应我?

我忙说对不起,我打瞌睡了。谁知这个外乡小妹却说,你很喜欢摆架子是不? 一定要我喊到嗓门冒烟才搭理是不?

我喜欢摆架子? 我是睡着了才……我再次解释,小妹却搁下托盘就走人。

这算什么? 我的心头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。连续三口沉重的深呼吸,发现肚子已经饿得痛起来,瞧着蛋炒饭的鲜亮色泽,闻着牛肉汤的扑鼻香味,我急三火四地吞咽起来。

再喝几口汤,真美味! 我的怒气消失得无影无踪,在不到两分钟内,我把自己锤炼了一遍。生气解决不了任何事情。

手指莫名地一抖,勺子掉到地上了,我又喊那个小妹,请她帮我再拿一个。小妹说,等着! 可她的眼球似乎在喷火。这时是他们一天中最忙的阶段,我不该再给她添麻烦。

过了好一会儿,小妹才拿着个干净的勺子在在我面前信手一丢,说,别再掉了,到时可没人再给你拿!

被熄灭的怒火瞬间又猛地燃起来,等我祭完五脏庙后,我一定要找这家老板,说说这个猖狂的丫头!

不是你点的大排,怎么不早说? 害得我绕了个大圈子! 快吃完的时候,我又听见了小妹歇斯底里的叫声。

什么态度嘛! 那位女士毫不客气地说,你们老板怎么会招你这样的服务员? 他是怎么管理员工的?

我有点幸灾乐祸,有人替我骂了。很多顾客的目光都不自觉地投了过来。这回小妹的“气焰”低沉了,眼泪汪汪地扭身就走。

空调底下的小妹,后背已经湿了大片。她的皮肤很黑,跟乡下妇人一样粗糙,手上还贴着好几个创可贴。我兼职做过客服、服务生,知道干这行不容易。

出了门,见小妹一个人蹲在门口花坛边,脸上流淌的不知道是汗水,还是泪水? 想安慰两句,可说出口的却是,笑笑,会舒服些。

那天后,我又来过三四回,小妹没有被炒鱿鱼,我看见她在笑,很努力地微笑着。我只希望有一天她能笑得灿烂一点。



陪老师赏花

◎仇赤斌

二月阳春天,九峰梅花妍。年后的一个周末,约了高中的班主任陈老师夫妻来北仑赏梅。他们是坐公交车来的,我带着女儿,与他们汇合后,开车去了九峰山。

天虽晴,风却大,游人多得不得了。太河路的所有停车位都满了,只能随众停在路边,交通为之堵塞。那天女儿穿了双有跟的靴子,可能有点累,走了一段路后,就不肯走了。太娇气,只能把她放在肩头骑马前行。陈老师见此情形,就说我们尽快回去吧。就简单逛了一圈,帮他们拍了几张照片。在陆游的雕塑前,陈老师想留影一张,摘下帽子,风大头发有点乱,陶老师马上上前帮她整理头发,我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。回到小区,幸亏小区里的梅花也不错,进门处那一排老梅花有二三十棵,花开得正艳。风小了,这里还能闻到香味。

中午就在小区附近的饭店吃了顿饭,席间畅聊。自从2011年毕业20周年同学会见面后,已经有5年没见两位老师了。两位都不显老,头发虽白了,但脸上皱纹不多。都面色平静,神态怡然,腰杆笔直,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。陈老师今年75岁,陶老师76岁了。老两口年纪大了,但思维很新,微信玩得很好。我开始不知道,有次一个同学说起陈老师提到了我发表的一篇小文,我才加了陈老师为微信好友。每有原创的微信发出,她总是点赞、评论,互动很多。是新媒体把我们师生又连在了一起。

他俩都是上海人,是大学的同班同学,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,毕业后分配到四川成都的双流中学。后来形势变化,只好改行,一个教英语,一个教政治。多年后工作调动到了鄞县中学,我们入校时陈老师做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,陶老师则是高二时开始教我们英语。陶老师高大挺拔,陈老师娇小玲珑,身高有差异,感情很融洽。夫妻俩待人和气,总是脸带笑容,人缘极好。记得陈老师喜欢养猫,养过一只白色的波斯猫,叫小白,很可爱。有次,小白不见了,她很着急,我还帮忙一起找过猫,后来终于在一个树丛中找到了贪玩的小白。那时我知晓了世上还有宠物,养猫不一定是为了捉老鼠。他们一直住在邱隘镇上的一个老小区,退休后也是如此。如今外孙女已参加工作,看来过不了几年就能四世同堂了。

饭后到我家里喝茶,继续聊天。后来他们要回家了,女儿不想再坐车,提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电脑。他们说只要送他们到公交车站就好了,我不放心,就直接开车沿329国道奔邱隘镇去。路上他俩一直说不用送到家里,在路边的公交车站下车就好,尤其提到我女儿一个人待在家里不安全。不忍拂其意,就遂了老师的心愿,在五乡附近的一个车站前等红灯时,他们下车了。回到家后,陈老师发来微信,报了平安,还表示感谢,甚是见外。

我问陈老师是否快到金婚了,回复说还有两年,不由感慨:

九峰风急难闻芳,小园静谧无熙攘。相羡风雨几十载,学得金婚不彷徨。

逃学一次又何妨

◎俞亚素

“妈妈,我还没睡饱,我不想起床,我不想上学。”女儿赖在床上嘟囔着。

“你想逃学?”我惊讶得嗓音都变了调。女儿一向懂事、本分,虽然偶尔顽皮,那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。

“我就是没睡饱,还想睡。”女儿挣扎着想起床。

“逃学一次又何妨?宝贝,躺下,妈妈请假陪你!”说完后,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,我会不会太宠溺孩子? 可是,话既已出口,我就下定主意要陪女儿逃学了。

小时候,我胆小又懂事,从来不敢违抗父母和老师的指令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骨子里其实也是有叛逆因子的,很想干点坏事,譬如逃学就是一种。当学习紧张、学业繁重的时候,我真不想去上学,真想踏踏实实地睡一次大懒觉,再痛痛快快地玩一整天。可是,冲动的魔鬼每每临阵脱逃,我一直蹈矩循规,将遗憾深深地埋葬于童年时代。

好在我后继有人不是? 为了支持女儿的逃学,我也请了事假陪她。娘俩一块儿睡到8点钟,然后精神抖擞地起床,慢条斯理地享用早餐。饭后,我们下楼散步。可是走着走着,就发现了一种奇怪现象:双休日热热闹闹的小区,今日却冷冷清清,偶有走动的,要么是怀里抱着小毛头的老奶奶,要么是慢悠悠踱步的老爷爷,世界仿佛静止了一般。不过逛了个把小时,女儿突然蹙着眉头若有所思,轻轻地叹息道:“妈妈,我们还是回学校吧,逃学真没意思。”我有些惊讶,又有些惊喜,问她为什么。她说:“你看,这里闲着的只有一些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和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。我感觉自己是在浪费时间。而且我觉得,学习后再玩耍更快乐。”

下午,我们母女双双回到学校。女儿一迈进学校大门,便开心地说:“还是上学有意思啊!”不知为何,听到这句话时,我突然感动得想流泪。逃学本是一种严重的违纪现象,本该是老师和父母唯恐避之不及的事。可是,我因为自己的心里面隐藏着一个一直未曾解开的逃学情结,竟然大力支持女儿逃学,而且还请假陪着她逃学。本来也只想让她缓解一下学习压力,不料孩子自己却悟出逃学毫无意义,这难道不是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”?

其实,读小学的孩子毕竟是十岁左右的小儿女,正是活泼爱玩的年纪。有些孩子想逃学不是因为真的厌学,也不是真的想去干什么坏事,这跟那种经常逃学上网吧的孩子是有区别的。他们平时大都乖巧懂事,抑制着内心的顽皮好动,视学习为人生的唯一目标。可是好孩子做久了,总觉得有些单调,好比吃腻了山珍海味,也想尝尝粗茶淡饭。当孩子流露出这样的想法时,我们与其厉声呵斥,有时候还不如陪着孩子“逃”一次学,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